

寅畏室筆錄

# (歡 迎 翻 印)

以 廣 流 布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無名氏捐印一萬冊

現代筆記果  
報叢書之一  
寅畏室筆錄一冊

## 【流通處】

上海開北新馬路  
佛學書局

世界佛教居士林內

## 【藏版處】

上海新大沽路南成都路口  
國光書局

電話 三三七四三號

(重印價)

每千冊約取價大洋二十元

(流通價)

三號字大本每冊大洋五毫

范序

盈天地間。情與無情。萬有不齊。並育而不相害。從無始來。至於今日。盡未來際。相續而不間斷。無他有損有益。能致然耳。然此所以損益者。則謂之業。此所以並育及相續者。則謂之因果。故自其橫者言之。或彼或此。一因果也。自其縱者言之。或先或後。一因果也。前者爲同時因果。後者爲異時因果。然無論時有異同。而發生因果關係者。要惟同類爲能耳。例如有一人也。好嫖好賭。則凡所與友者。亦皆好嫖好賭也。如其人而循規蹈距。則凡所與友者。亦皆有規矩者也。有彼則有此。則彼爲此之因。此爲彼之果。又如今所播者爲瓜種。則將來之收穫者必爲瓜。如今所收穫者而爲豆。則昔日之所播者爲豆種。有先則有後。則先爲後之因。後爲先之果。若是乎。因也。果也。一公式也。一定律也。如一加一之爲二。乃至半斤之等八兩耳。何足異者。又何可疑者。雖然。今之不信因果者。竟有人矣。其所持者。果爲何說乎。曰。我不見耳。夫因果之屬於橫者。彼爲此之因。此爲彼之果。則因果之易見者也。若因果之屬於縱者。先爲後之因。後爲先之果。則因果之難見者也。今日不見明日而不能不信。有明日裔孫。

不。見。其。祖。宗。而。不。能。不。信。有。祖。宗。以。不。見。者。爲。不。足。信。此。條。件。之。不。合。於。羅。輯。者。也。  
庸。夫。俗。子。智。識。昏。冒。猶。可。言。焉。至。於。學。士。大。夫。閱。世。已。深。者。而。尙。於。因。果。懷。疑。不。可。  
說。矣。或。者。曰。此。所。不。信。者。乃。在。先。後。之。爲。一。人。或。二。人。耳。如。先。後。而。一。人。也。此。果。可。  
信。者。也。若。已。異。世。易。軀。則。是。二。人。矣。而。謂。此。人。造。因。彼。人。得。果。故。不。之。信。耳。曰。嘻。因。  
果。本。非。一。物。也。試。觀。播。種。時。之。穀。豈。卽。收。獲。時。之。穀。乎。穀。雖。二。體。而。不。礙。其。爲。因。果。  
何。獨。於。人。而。疑。之。曰。若。然。則。今。我。造。業。來。世。之。非。我。受。報。受。報。非。我。何。患。於。我。之。造。  
業。乎。不。知。凡。夫。未。破。我。執。動。輒。謂。我。如。食。則。曰。我。食。言。則。曰。我。言。思。則。曰。我。思。今。日。  
如。此。明。日。亦。如。此。今。世。如。此。他。世。亦。如。此。質。而。言。之。造。業。時。則。曰。我。造。受。報。時。則。曰。  
我。受。誰。謂。受。報。之。非。我。乎。如。果。能。證。受。報。之。非。我。亦。必。能。證。造。業。之。非。我。試。問。知。非。  
我。者。而。尙。肯。造。業。也。耶。是。故。應。知。造。業。時。以。有。我。而。造。受。報。時。亦。以。有。我。而。受。而。造。  
時。快。意。受。時。苦。惱。矣。經。云。菩。薩。畏。因。言。造。業。時。之。不。敢。快。意。也。又。云。衆。生。畏。果。言。受。  
報。時。之。生。大。苦。惱。也。且。造。業。受。報。者。一。因。果。也。因。果。相。生。故。業。報。無。盡。衆。生。於。中。橫。  
執。爲。我。是。增。益。謗。橫。執。非。我。是。減。損。謗。二。謗。俱。非。不。覺。不。知。此。所。以。墮。在。因。果。而。不。

能超拔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痛哉言乎今者寅畏室主人憫世之不信因果還墮因果既墮因果又復不畏造因但畏受果於是將己所耳聞目覩之事因果昭彰者錄之於篇凡五十二首能令讀者對於因果不容不信不能不畏有裨於世道人心厥功甚偉本局爲之鑄版流通以成其志然但言其事而未嘗言其理也因論因果之理而爲之序或者相得益彰乎還以質諸深信因果者民國十九年中秋長水范古農識於佛學書局之編輯室

篇首自書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勿謂我自未見我耳未聞定指其無譬之一百年前捉一人而告之曰將來雖遠千里朝發夕至雖隔州縣可通一線說話其人必搖頭大笑曰胡說胡說今日種種實現是胡說否人畜輪迴善惡報應在今日新學家視之亦猶昔人之笑汽車電話爲胡說也不敏此小冊所記或先母親見或本身親遇或篤實君子之所親談事實確鑿非敢妄造文字俚淺因果分明凡普通識字之人皆可閱看倘以爲是自添生善心永受百福不以爲是一笑置之可耳庚午之夏寅畏室主識於上海之寓廬

◀ 錄 目 ▶

寅 畏 室 筆 錄

目 錄

四

范古農居士序  
篇首自書  
僧報怨  
某郎中家果報  
李同報恩  
記先祖父母葬地  
余前母示夢  
錯捉強盜羅伏法不服  
某夫人之乳母夫  
逆婦之報  
孔君之亡  
余母之兩外祖母事  
女鬼求代伸冤  
死母現形含兒  
余母表兄瘋疾之由來  
某中堂伏法前之凶兆  
先外祖母太夫人孝聞  
先姨母太夫人孝聞  
先母曾祖之高德

記某公前身  
蔡總兵善行  
某尙書太翁事  
繼母慈愛之報  
閻羅王  
慶孝子  
張齋庵之太翁隱德  
江太史封翁之惜物  
劉知事之祖德  
不殺性禽免水難  
冥官  
雷聲奇聞  
門神  
亡婢示夢  
孽報  
某獄吏果報  
某逆婦之報  
陰曹之豬羊  
鄭觀察之魂

余亡嫂之魂  
暴殄天物之報  
雞通人語  
小牛救母  
祖先確來受祭  
求子日食雞終遭火炙死  
不殺生求病癒之靈效  
逆婦殿姑之罪  
高某後身  
筆下陰隲  
救人命卽是救己命  
悔改屠業子孫以昌  
鱸魚報恩  
論肉蔬食之害益  
記衡山聶氏先德三事  
附自記免於火難一則  
江太夫人生西  
馬錫仁成神  
小牛跪地長號

# 寅畏室筆錄

寅畏室主敬錄

## 僧報怨

吾鄉某公。頗負詩文名。昔參會文正公戎幕。克金陵時。天王府有一參機密僧。知不免死。挽人懇之。獻萬金爲壽。某公以軍務極忙。未卻亦未允。一日稍暇。忽欲還其金。問某僧何在。則斬已久矣。於是心頗不甯。後任某道時。方退堂。忽見一僧入。問之左右。皆云未見。急入內避之。行至二門。遇一家丁自內出。跪賀曰。恭喜大人。添孫少爺矣。某公頓足。嘻吁而入。其孫既長。絕不課讀。有所需。厚給之。任其揮霍。後卒傾其家。孫乃死。其又一孫亦善詩文。余居南京時。識之。亦以貧困終。

## 某郎中家果報

先母夫人昔隨宦京師。與工部郎中某君之夫人。往還頗密。夫人待下極嚴。羣婢因不飽食。皆黃瘦可憐。先母時婉勸之。未能改也。一夕夫人睡醒。不見其夫。尋至堂屋。見夫擁十三歲之婢眠於地。大怒。其長子亦已娶妻。聞聲而起。急趨廚下。覓一秤錘。

與母夫人奮力一擊。幼婢之左脅骨斷矣。已而大悔。急延醫爲之接骨。不旬日婢竟死。乃供其靈位。且延僧誦經。以爲此冤可解矣。不兩月。郎中暴亡。夫人左脅生一骨片。日暴長如衣襟。上之插袋。先母往慰之。夫人泣曰。姊試以手插入之。吾死期近矣。其長子亦忽病死。媳甚賢。不使姑知。一日侵晨。夫人方呻吟於牀。其子忽入曰。娘不知我已死乎。語畢不見。夫人大哭。亟召媳問之。媳曰。病耳。夫人哭且罵曰。汝薄命人。何尙瞞我兒。已親告我矣。一慟而絕。家竟衰敗。此光緒初年事也。

李同報恩

先母之祖母太夫人。一生慈善。有佃戶李同者。以欠官糧入獄。太夫人頻餽送衣食。且出資爲之贖罪。出獄。歲月久且忘之矣。一夕。太夫人似夢非夢。見一人揭帳跪言曰。吾在陰曹爲太夫人求壽三年。且須金銀開銷吏役。語畢掩帳起身。將出。已復揭帳語曰。吾報恩之李同也。次晨。諸媳及孫女輩入問安。太夫人倚牀垂淚曰。吾今年五十有七。李同報恩。代求壽三年。其六十歲死乎。屆期果微病。時先外祖以秋試赴金陵。憂母之疾。且念李同之事也。入闈後。殊無心文戰。太夫人病中語家人曰。吾



頃夢至闈中。見老二（外祖行二）第三場方完卷。且於衣店爲我製壽服。衣帔裳某色某色。又買金銀桂花二株。用蒲包紅頭繩束之。家人以爲其念子之嚙語也。已而外祖歸。果然。太夫人隨逝。此先母親見親道之。

### 記先祖父母葬地

余先世自洪楊之劫。田廬盡毀。先君自北京請假回里葬親。買一地。問中人曰。其下保無墳墓乎。曰。擔保絕無。於是成契。一日親率工開土。工頭一人。小工十三人。鋤鋤方下。遽前請曰。天酷暑。小工皆昏暈。夜爲之何如。先君允之。不知中其深夜起挖古棺之計。旣葬。有告之曰。此古墓。但年久坍平耳。遷葬爲妙。先君曰。吾請假於朝廷。爲日無多。改地不易。且吾首先問之。然後以金錢換得。非侵占也。乃葬未三日。小工頭忽暴死。惟胸尚溫。隔日復活。遣家人涕泣跪求。先君曰。工頭忽爲陰差捉去。至一衙門。引入跪公堂下。堂上坐者爲一年約四十餘歲。穿戴戲裝。方冠圓領之大王。頗和氣。問曰。汝卽爲某姓葬墳之某工頭乎。今原地主告發。汝受賣主串通。破棺毀屍。且擲屍頭於數里外。知罪乎。審至此。忽差役報客至。王者慌忙下座趨迎。命將此犯

帶至庭隅。工頭四體顛震。見大門中屏開。王者俯躬恭迎。一大將身材偉大。金盃金甲。手握長槍。怒面泛赤色。一躍下高馬口。嘖嘖不可辨。相偕入公堂。大將正坐。王者側陪。差役復將工頭帶入。王者曰。犯人在此。請親訊之。大將拍案曰。吾居某地。已三百餘年。爾敢毀我廬。滅我屍。擲我頭。今正爾罪。且罰及買賣二姓。王者鞠躬請曰。罰罪何益。不若且放之。還將舊居修好。何如。大將曰。亦可。遽拂衣出。王者恭送如前。歸座語工頭曰。爾速返。勸某姓遷讓。爾尤須將屍頭尋回。修理完好。否則死人多矣。叮囑至再。差役牽出。睜目復活云云。先君怒曰。爾輩生何計耶。且吾明日行矣。明日果行。乃七日內。工頭及小工十四人。賣主中人兩家。完全暴亡。先君在北。不知也。不十年。先君兄弟數人。相繼謝世。數房子。嗣盡絕。伏念先君一生剛正。作宦清廉。祇以不信鬼神之一故。而遽至如此。此事爲同鄉某君告余。蓋某君昔年以應童子試。返里親聞工頭家人之言。且見多人之死。因勸余事非有心。毋爲先人諱。記之以勸世之不信鬼神者。

余前母示夢

余兄爲前母出。余母繼室也。當兄幼時。由南至京師。先一夕。余母夢一婦人。長身玉立。面含悽色。謂余母曰。汝憐吾兒。則吾亦必愛汝女。卽抱余姊於搖籃中。旋轉如風。吾母急奪之。驚而醒。姊體卽大熱。竟夕啼不止。次日。吾父果攜兄至。語以夢中事。其形貌果吾前母。吾母性本慈厚。自是益撫前室子若己出。而吾兄亦孝事繼母。嗚呼。爲母之心。雖亡而猶勉託後人。爲子女者。何可不孝耶。

### 錯捉強盜雖伏法不服

余兄回里掃墓。行經某縣。盜瞰其行囊。夜劫於寓。且傷隨人。次日報案。知縣急捉七人。訊之皆盜。但非劫吾兄之盜耳。皆置之法。余兄原有肺疾。後沉篤。見牀裏面有七人。怒目而視。兄畏極。請余母坐牀沿伴守。此七人竟去。母偶離彼等。又來。如是者兩日。夫以爲盜當抵罪。彼又何怨。乃趁吾兄之將死而來擾者。爲非事主。誤捉傷其命耳。况世之枉殺者。能不報乎。

### 某夫人之乳母夫

余鄰某夫人。上海某女校高材生也。曾語余。其乳母之夫。吸食鴉片。窮困以死。夫人

十三歲時。病中見其人。至頭戴舊氈帽。身穿舊青布袍。手持短竹旱烟管。蓋其生時狀也。亟焚冥銀。竟去。自是一歲數至。或晝或夜。服裝皆一。至則竟入夫人室。一見之。立發寒熱。尤苦頭痛。必待焚冥銀而後去。如是者十年。夫人二十三歲而嫁。卽不復來。此鬼以貧而擾。及其妻乳育之人。不得已也。旣嫁。不可擾及他姓。乃不至詎非知禮者歟。夫人之夫。前曾任河海工程學校校長。

逆婦之報

遠戚某姓家。僅一孀妾。撫一己出之孤子。子長能孝。娶婦極兇悍。已而子歿。婦益凌虐其姑。一日召人鬥牌。怒其姑烹飪不精。當衆痛罵之。且呼其爲婢時之小名。姑飲泣而已。次日婦晨起。餘怒未息。思招人毆之。方坐鏡臺前理妝。忽其亡夫揭門帘。怒目而視。婦驚號。鬼忽不見。自是哭笑無常。裸體出門。姑召親族議。幽閉於室。姑得以安甯度日。此孝子之靈不泯也。會洪楊兵至。姑遠逃。婦自匿衣櫥中。大呼長毛殺我。兵以其瘋也。不之顧。乃大罵。兵怒。刃亂下以死。此先母幼時親見親聞之。

孔君之亡

南京某校。吾鄉人所獨辦也。其文牘孔君亦同鄉。余每因事至校之辦公室。輒坐孔君之席。丁卯年正月。校長忽告余曰。君知孔君死乎。余駭然。校長曰。可異也。待述之。孔君原有肺疾。年內臘月底。校內有數同人及伊。皆未返里。伊忽病危。哀懇同人曰。今晚有陰差持文書來引。但家有老母幼子。何能遽死。願諸君念同事之情。屆時爲我攔學校大門而立。勿使之入也。同人哂而佯允之。至夕。怒同人曰。差已入矣。奈何。負所懇。速爲我在院中焚香燭。化冥銀。且須爲我叩求同人憐之。燃點校用之白洋燭。并焚講義紙。孔君臥室窗極高。不能見院中事。且其疾篤。面復向裏臥。乃復哀呼曰。諸君奈何不跪。且所化者非冥銀。乃廢講義紙。又不燃香何耶。於是同人始駭。急出敲小店門。買香燭錫箔等物。孔君復曰。晚矣。時到矣。吾不得留矣。一瞑而逝。校長言有餘哀。余亦酸鼻不已。蓋傷其母老子幼之一言也。

### 余母之兩外祖母事

余母之外祖父并州太守。始家貧。元配夫人生子女各一。女卽吾外祖母也。後連歲有孕。以貧不能多撫育。且日事嚴姑。恃縫紉助甘旨。因屢墮胎。後一胎雖極力墮之。

不下。忽夢有一自言金氏夫人。坐便桶上。招之。醒見帳頂上有鮮血一大片。惡而問姑。知上代有金氏祖姑。以產難亡也。自知不起。竟慘叫而亡。腹猶如鼓也。亡後其姑太夫人。自下鄉收租。一日陰雨。窗外無人。忽有巨聲。因問曰。汝其大奶奶乎。城內家中。倘有事。再三響。吾即歸矣。果又三響。急返家。查櫥中布爲人竊。三匹嗚呼。孝婦之心。但其墮胎傷生。終以殞命。因果不能免也。可不懼哉。

太守繼配夫人。幼時偶一回首。則見有一青布衣裳婦人。相隨。自是形影不離。食量奇大。一日夜十餐不足。專僱二婦司飲食。猶忙無暇晷。太守娶之。始不知也。一日將產。姑太夫人坐已室中。見一穿天青布外套老叟。直趨媳房。訝之。急隨入。則無人。已而子生。十四歲夭折。女一。嫁某尙書子。夫人年二十八而亡。亡時。青衣婦人猶在側。不知是何冤孽。

女鬼求代申冤

余舅父。昔由清江浦進京。行經直隸某縣。宿野店。見一紅衣婦人。立所臥之土坑前。急以燭台擲之。而滅。起搜檢坑洞內。有一紅衣女屍在焉。急草一狀。待晨遣人投知。

縣署。徑行後事不知如何。

### 死母現形念兒

先母居京時與徐翰林家相往還。翰林歿。其太夫人不久亦亡。家僅翰林亡子之一遺妾。撫其嫡出之一女。女長既嫁。以產難亡。妾復收其遺孤。僱乳婦撫育之。兩婦人並一兒同居一室。兒週歲矣。一夕月明如晝。窗未掩。忽其亡女立窗外呼乳婦曰。乾親家。善視吾兒。吾履已敝。倩汝夫爲吾做之。其音甚啞。面猶肥白如生時。兩婦駭極。待其轉身去。潛偕近窗窺之。則有數黑人影。冉冉行近廣院樹陰下。不見。此女生時。嬌慣不善持針。乳婦之夫。乃紮冥衣匠。故託之。其呼乾親家者。爲兒媚乳婦耳。傷哉。爲母之心。此徐姨太太親爲先母言兒姓謝小名寶兒。十歲能畫。計其年齡當尙在人世。

### 余母表兄瘋疾之由來

徐翰林之亡也。其太夫人尙在。會翰林之子。(卽徐姨太太之夫)以瘋疾發。自刎死。其家無男丁。先外祖母乃遣堂內姪某。往助喪事。徐太夫人贈以其亡孫之皮袍。

一件。且親爲之披於身。某既返外祖母家。入夕。見其雙目直視。頻指桌下。外祖母駭甚。促其歸寢。蓋某本入京投姑母來也。夜半。月明如晝。某忽自廂房出。將廚房水缸。抱移院中。二人不易爲。彼獨能之。已復扛一大方桌出。將缸置桌上。水不稍傾。且持菜刀磨缸霍霍。扣上房門。呼要喝茶。時長舅遠出。小舅皆幼。外祖母及余母戰栗不已。問之曰。爾磨刀何爲。曰。將殺人耳。乃慰之曰。天明方有茶。爾速去睡。某乃舞刀於庭。久之。開大門。竟出。次日尋之不見。終不返。夫以一裘之故。而徐公子之瘋魂。竟附之。以來。亡人遺物。慎不可收受。況奪之乎。

## 某中堂伏法前之凶兆

清咸豐帝死於熱河。西太后率同治帝回鑾北京。首先降旨殺攬權犯上之某中堂。當旨諭未下時。某不知大禍將至。一日做壽。有一客紅頂禮服。自大門入。惟肩披四方紅布首置布上。衆驚駭狂呼。其人倏不見。及入座飲酒。廚夫上一全身烤鴨。衆賓客見是鮮血淋漓之人頭一顆。羣呼奔散。戲子正唱戲。亦聞聲而逃。有自臺上跳下。折傷腿骨者。及再審視盤中。固一鴨耳。不久某中堂卽伏法。此某京官親在場目覩。



爲吾舅言之。嗟夫人世權位富貴。何爲貪哉。

先外祖母太夫人孝聞

先外祖母事姑盡孝。尤慷慨濟人之急。姑性畏雷。夏日陰雨。必侍側。姑歿。停柩于堂。三年。遇雷。必伏棺頭。既葬。聞殷殷聲。則旁皇不寧。洪楊之劫。其縣無一家三人並存者。獨太夫人。夫妻子女。壻九人。皆散而復聚。先外祖贈公。被擄多年。後迎養京師。已六十餘。猶中北闈舉人。子壻皆仕宦。太夫人頤養至七十三歲。壽終。天佑孝婦也。

先姨母太夫人孝聞

先姨母於兄弟姊妹中年獨長。洪楊亂至。方爲新婦。姑歿久矣。墳爲兵馬所踏。遺骸已露。乃夜以青布盡檢之歸。避難時。與夫母二家之人盡離散。獨負此包。夜竄日伏。乞食深山。有慈善家憫而收留之。訝其包之重。詭對舊物耳。夜則置牀裏。面懼人偷解視也。亂既平。始葬之。姨丈亦歸來。後生二子三女。長子以舉人出爲新疆知府。次子擁田畝於鄉。三女皆爲鄉富妻。天報孝婦也。

先母曾祖之高德

先母曾祖公。懷才從不就試。日茹素誦經。兄以進士出爲四川知縣。送別頓首曰。做官歸而富。弟不敢見也。年八十餘。一夕起沐浴衣冠坐。召家人男女長幼咸至。誠之曰。吾將去。吾氣雖絕。心猶明朗。勿悲哭。使我心亂。汝輩但行善。吾長樂也。言訖。瞑逝不倒。先是三日。前家卽聞梅檀香氣。自是子孫有疾病將亡者。三日。前必聞此香。先外祖父之故於京師也。以微疾。三日。前香忽至。余母知父病不起。已而果然。自外祖之逝。香不復至矣。

記某公前身

江蘇某公。先君會榜同年也。官至藩司。嘗自言。前三世是一秀才。因喪德。再世變爲豬。當其始生。知墮猪身。欲撞頭死。同產之小豬。羣勸之曰。我輩作孽。卽撞死。轉生仍必受刀。不如待之。不得已。乃食乳稍長。惡猪食之穢。久亦習之。心念偷遇。熟人必能見救。一日出外。待於途。果遇其鄰。向之哀啼。鄰人顧而去之。蓋不解猪語也。自是一心懺悔待死。被殺時。澆以沸湯。一蹄毛未盡。退魂始完全離體。故今生爲某公。而左臂猶生黑毛。一塊官貴時。猶頻出臂示人。不爲諱也。夫人有大惡。則墮畜生道。畜生

果有善心。則轉宰官身。觀於某公三世。信然不誣。聞某公物化未久。余尙寶藏其爲先君寫精楷一頁。

### 蔡總兵善行

蔡總兵忘其名。人皆稱爲蔡善人。或稱蔡小豆子。以其身軀渺小也。其在清江浦。擊洪楊時。屢建奇功。升至總兵。因家清江浦之蔣家埧。一家布衣蔬食。廣收難民。至千餘口。月供柴米。歲贈布匹。每旬日一週慰視之。衆以其來也。有求之。寫信寄遠方骨肉者。必詳必盡。無稍煩厭。每戰必搥紅衣大砲曰。但求得勝。毋多傷人。賴將軍之靈也。其夫人年已老。日爲子孫製布鞋。總兵無妾侍。飲食洗濯之事。皆夫人爲之。有病惜錢。不肯延醫服藥。總兵嘗調之曰。爾一駝背媪。皇帝不選爾爲妃。何畏見醫生。漏洩美容耶。總兵以壽考終。勅建地方專祠。其子孫至今猶盛蔚爲大族。余母舅公之孫壻也。故得聞其爲人行事。

### 某尙書太翁事

某尙書幼時。其太翁教讀。傭一女僕。並挈一女來。太翁悅之。收爲妾。並納其女。夫人

甚賢。太翁欲其死。以讓正室位也。鎖於室。云防其淫奔。尙書雖幼。憐其母。私破窗紙。偷遞飯食。明月照窗。夫人就而織帶。賣錢爲用。不久卽死。已而女僕生一子。其女生一女。太翁愛幼子。日未出。抱迎東坐。曰。紫氣東來也。其子旣長而癡。女亦癱瘓。及尙書貴。不及孝事二親。乃厚愛兩弟妹。以厚奩嫁其癱妹於一京官。以蔭生不與子而贈弟。尙書旣歿。其癡弟之子女二人。已長。子爲某部尙書。壻妻死復娶。奸於婢。乃殺後妻。應抵罪。賴前婦翁某尙書之力。得流三千里。吾舅父親送出京師城門。蓋吾母外祖并州太守。與其伯父尙書爲兒女姻家也。癡子之女游廟寺。爲婢所誘。與某藩台之子通情。不得嫁。乃禱於神。卒如願。不十年。其夫納娼。遺棄之。乃懸梁而死。此皆太翁奸人母女之報也。

繼母慈愛之報

余母之祖父母專行善事。一夜。有一婦人挈五男兒扣門求之。哭訴鄰縣人。其夫嗜賭。將賣長子與弔海參人。使之裸體入海引海參。長子年十四。前妻出也。憫其無母。共挈已出四子。逃避來此。乞收留。二老惻然允之。使婦任縫紉。其子稍長。皆使習業。

後各娶妻。合開一店。迎母奉養。備享福樂。主人二老六十歲壽。五人合資唱戲三天。以報厚德云。

### 閻羅王

余母表嫂。卽并州太守之長孫婦。青年守節。不得姑愛。一子纔數歲。乃怨而自盡。家人救之。復活後。竊語人曰。吾自盡後。魂魄悠悠。赴一衙門。直上大殿。見一王者。心知爲閻羅王也。自思以何稱呼之。乃斂衽曰。閻伯伯。吾不欲還陽世矣。閻羅微笑。命差役以小板凳賜坐。復理他案。旣而揮差役帶出。則已甦矣。後數年。仍自盡。其人賢婉。且決心舍生。非作誑語者。

### 慶孝子

安徽含山縣慶姓。巨族也。有孝子。母病。醫誤投藥。因死。孝子哀痛。絕食以殉。遺二子。一成進士。一入翰林。天非嘉孝子之死。嘉其孝心。特酬之耳。先母昔居京師時。與進士翰林之兩夫人交厚。余以幼忘兩公之名。但記稱慶大老爺。慶二老爺。光緒某年。含山孝子祠前兩旗桿折。是歲兩公偕逝。又天之示人。與以賢嗣復收之去也。

張齋庵之太翁隱德

南通張四先生。科第聲望。造福地方。人盡知矣。而不知其太翁有隱德以致之也。當太翁貧乏時。以負販爲生。某歲年底。懷數十金將返里。夜行過一破屋。內有婦人哭甚哀。問於人。知其夫死無殮。將議嫁。而後得錢掩埋。不忍絕故夫。故哀慟耳。太翁惻然。暗出其懷中金。投破窗洞中。徑去。婦得以葬夫守節。徐謀其生。太翁居心既仁。隱德必多。此不過傳出之一端。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乎。

江太史封翁之惜物

安徽旌德江韻濤太史澍。酌之封翁。一生恭儉惜物。凡遇人吸水烟。拋棄尙可用之紙捻頭。必俯躬拾之。留爲自用。曰。吾非鄙吝。實覺其可惜耳。其後太史發迹。孫小濤亦成進士。

劉知事之祖德

如皋知事劉君冲夷。直隸人也。其祖父以進士作四川知縣。嘆曰。知縣乃親民斷案之官。苟一不慎。作孽必多。吾不敢爲也。卽引歸。終歲布袍蔬食。年九十餘。以壽考終。

子彭年。早入翰林。孫冲夷。作知事。亦以清廉爲地方愛戴。其夫人與余甚交好也。

### 不殺牲禽免水難

余有熟識之鎮江李君。半生不殺牲禽。民國初年。逢舊北京船沉沒之難。夜半飄流。已絕生望。耳際忽聞人語。爾半世不殺生。免一死。乃觸手有浮板。至抱之不沉。得遇救。自此益行善事。但不欲人知其多有隱德耳。

### 冥官

上海善畫之某御史。言其服官京師時。有一同官。因貧兼就某大學校教席。一日到校。不及上課。遽沉睡。向夕始醒。人言其作冥官。某御史密問之曰。然也。陰曹有急案來召。雖白晝亦須往。問牛頭馬面有之乎。曰。焉有此怪。但遇兇惡之魂。不肯離其軀殼。則使陰差戴此面具往捉耳。又問皆斷何案。則云不可洩漏。某御史云。某同官非妄言人也。誰言無陰曹哉。

雷擊奇聞 陳洪煦投稿錄庚午年即民國十九年陽歷六月十一日新聞報

近世科學昌明。迷信本已打破。然時有費索解之事。最近吾鄉袁家壩。發生雷擊人

一案情節離奇。特誌之以實本林。袁家壩滬杭路長安地方一小鎮也。有張姓老婦。姑隱名。年六旬餘。貪利忘義。素爲鄰里所不齒。前日（二十九日）攜幼孫至臨平購物。因感疲乏。順道至某當舖天井內休憩。值一素不相識鄉婦。彼此初則寒暄。漸形親密。談家常事。滔滔不絕。惟此鄉婦係來取贖金飾。迨洋票照交當舖後。適因內急。祇得出外。金飾固未攜取也。詎該張姓老婦見鄉婦不在。竟冒領金飾。當夥見伊等曾共言談。必係同伴。故亦任彼取去。少頃鄉婦返知飾物已被老婦冒取。踪跡全無。當舖不肯任咎。鄉婦見物已失去。逼於當夥威勢。亦不敢理論。祇得啼哭回家。中途竟投河而死。張姓老婦取物後。卽攜孫急奔至離家里許。費家漾地方。忽黑雲密布。雷電交加。雲見黑氣一團。直罩老嫗。該婦衣衫卽盡成細條。骨軟筋蘇。裸體死矣。面胸等處血漬殷殷。狀殊可怕。金飾在手。猶未放去。乃孫卻跌在三丈外田溝內。安然無恙。天氣仍轉晴朗云。

## 門神

余戚之戚某君。法學家也。始爲某省廳長。歸上海。大病氣絕矣。其魂恍惚似在極黑



闇一永巷中。悶甚。猶隱隱聞其母哭聲。已而飄蕩竟出。見其家門閉。欲入無從。方躊躇。聞家之門神如世之畫像者。謂之曰。君亦一家少主。吾挾之入。乃脅夾之。越牆入室。見己體在牀。合之竟活。後爲某法院長。此近年事。余戚親爲余言之。

### 亡婢示夢

昔余有一婢。頗勤慧。余極愛之。乃十四歲。以肺疾死。踰半月。余妹晨起。忽告余曰。昨夕有夢。甚可異。夢獨坐堂前。一人自大門入。投一函。竟去。心知乃陰曹郵差也。展函而閱。上書姊名。紅格八行箋。四五紙。首言聞某小姐（余妹）及鴉冒（余兒小名阿毛信內寫鴉冒乃鬼寫別字。滬音固不錯也）。病已好否。又言與我冥銀已收到。又言我有新衣袴一套。贈與小丫頭。又言我此信。是今夜託人所寫。明日十五號。我將附輪船烟囪上回家。語雜言文白話。墨迹慘淡。以下三紙。字不可辨。余妹復黯然曰。此婢在世明白。寄信與主。禮也不直。與主而乃寄我。我病軀陽氣衰也。我與小姪正病。彼乃知之。此夢非妄一證也。數日前曾焚冥銀與彼。二證也。今日爲陽歷十五號。三證也。彼湖南人附船而歸。四證也。惟新衣之有無。則我不知。當檢看其箱。以待

五證。於是余與妹共檢閱。果有新藍竹布衣袴在。蓋做久。彼愛惜從不上身。余亦忘之矣。妹曰。何如。余其不久人世乎。以下三箋模糊。或示以死期耳。妹言時頗不樂。此民國二年夏歷癸丑七月居滬時事也。其後妹與余俱澹忘之。次年夏偕妹赴某省。到不五月。妹果亡於旅次。

孽報

某人工心計。善刀筆。雄口辯。專誘人興訟。彼則從中取利。生一子而啞。且染惡疾。娶妻不能生育。某人既死。其子貧無衣食。不知流落何所。此余親見之。

某獄吏果報

余頃閱桐城方望溪先生文集。知先生曾以南山集一序之牽累。幾罹大辟。其獄中紀事一則。果報可畏。鈔錄於此。寅畏室主識。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辭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

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辭無易。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吐舌橋。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衆皆以爲冥謫云。

### 某逆婦之報

某逆婦。夫翁俱死。乃逼其長厚之姑。率諸小姑。離家遠出。依戚度日。逆婦獨擁良田廣宅。與其親生一女。大爲享受。姑老死於外。葬費一文不出也。會其縣寇至城陷。逆婦之女方贅婿。夫婦俱死於非命。逆婦亦受驚成疾。啼笑無常。不久卽死。此余親見之近事也。

### 陰曹之猪羊

昔先母夫人。夢至一處。黃泉浩渺。方旁皇於岸。有一羊至。悍欲噬人。乃斂衽曰。素不

吃羊肉。羊一點首而去。又一猪至。勢亦兇惡。復斂衽曰。從此不吃猪肉。猪亦點首而去。先母嘗語余曰。猪羊非爲我一人而殺。食且不可。況專殺雞鴨乎。故余家始無事不殺生。近卽有事亦戒殺矣。

鄭觀察之魂

鄭觀察曾任上海洋務局總辦。歿於差。其太夫人年七十餘。遠在家鄉。不知也。觀察有一姪女。隨侍祖母。體素多病。一日傾跌。人扶之起。則其語言鄭觀察也。大哭鬧曰。吾死。老太太尙不知。吾將面告之。舉步欲奔。家人羣阻之曰。老太太年高。知此消息。尙能活乎。觀察乃頓足哀歎。已而又斥其姪某曰。吾有最心愛之目鏡一副。氣斷時。汝奈何竊之。姪果笑曰。非敢行竊。叔歿時。懼其遺失。代爲收藏耳。觀察又言。廚子某日賺余錢。余死辭去。乃在上海開一菜館。余惡之。日坐其大門頭。顧客殊不敢來也。語刺刺多時始去。後其家人至上海。問之廚子。果生意不旺。月餘卽歇業。此觀察兒女姻家某夫人親告余。且云。倘不信。可親詰觀察之女。一日與遇面詰之。果有其事。

余亡嫂之魂

某公奏參某中堂。摺上留中。乃大憤。成瘋疾。自啖糞溺。免官以歸。余長嫂。其長女也。招親月餘。死於母家。余家人皆未見新婦之貌。余妹幼時偶病。入晚語家人曰。牀前立一長身婦人。左眼疤而紅。何人耶。吾兄聞之。獨哀。蓋其亡妻也。婦人雖死。猶戀夫家。夫婦之倫。可不重歟。

### 暴殄天物之報

某中丞之女公子。嫁某大官之子。兩家富貴。夫婦任情揮霍奢侈。凡飭僕購買綢緞。之不當意者。立撕碎之。乃不十年。夫婦凍餒。女公子文思固佳。以染烟癖。不能謀事。日則坐馬路旁。以白粉筆寫詩於地。藉以乞食。夜則夫婦倚電線桿而眠。余戚某。夫人最畏之。蓋以遠戚而兼熟識。偷途遇之。則跟隨纏擾不休。予一日亦見之於途。蓬首垢面。儼然一丐婦也。

### 雞通人語

殺業至重也。人人貪口腹。至世界上。日宰牲禽。成恆河沙數。積而久之。因果循環。還刀兵迭起。昔之殺牲禽者。今借人殺人以報復之。近雖不在本身。而必遠在子孫。試觀

中國從前中下之家。日惟素食。每逢戰事。亦不過刀槍殺人。死尙有限。再觀歐洲各國之人。無論貧富。頓必食肉。每逢戰事。則機關鎗盒子炮坦克車種種殺人利器。惟恐不足。近且發明毒氣炮死光鏡。以自促滅亡。吾國人近亦中下之家。非肉莫食。而自相殘殺之利器。亦漸全有矣。此果報之談。牲禽不可殺也。倘人人養成慈祥惻隱之心。牲禽尙不忍殺。而況於含齒戴髮之人羣同類。自然世界和平。刀兵永免。此性理之談。牲禽不可殺也。昔余鄉居時。養黃白二母雞。一日殺白雞。而黃雞驚逃。徧尋不得。甘餘日矣。一日天微明。余起步園中。見此雞自柴房出而覓食水。知其晝伏晨出。以避死難。因大感動。呼與語曰。雞爾勿逃。吾永不殺汝矣。自此竟日游園中。不復畏匿。其通人語。豈非前生是人乎。其後余避兵遠出。此雞終爲人食。觀於此。彼必前生食雞太多。故墮雞身。終不免爲人食。是又報在自身者也。

小牛救母

安徽來安縣附郭農民某。將殺衰老之母牛。繩索已捆。其刀與小牛俱不見。因四出尋覓。而縣中差役隨小牛已至。卽牽二牛及農民俱赴縣。蓋小牛見其母將被殺。

乘人不備。銜刀奔入縣署。跪大堂上。雙目流淚。知縣異之。派差隨小牛至其主人家。因解二牛回。知縣以大錢十串。並買其母子。養於署。此同治年事。載於來安縣誌。

### 祖先確來受祭

余有族人曾知湖北某州。署中有一廚夫。目能見鬼。某歲除夕祀祖。其夫人一拜。忽卽歸房。廚夫立廊下。語夫人曰。太夫人受祭時。顏頗不悅。請再出三叩。夫人果自責曰。祭祀時向皆三叩。頃以兒病。故一叩而起。不虞姑之見怒也。又族人之妹亡。期而祭。廚夫曰。何又一女子同來。蓋其太夫人昔年曾撫育一養女。亦早卒。卽附葬於親女之旁。此廚夫所不知。乃竟見其偕來也。又每祭祖時。廚夫輒語曰。某老太爺。某老太太。形貌如何。如何。男朝服。女冠披。顏色某某。無不符合。此廚夫爲湖北人。從未至吾鄉里。見余族人之先世。乃一一道之無訛。嗚呼。先靈雖遠。祭時必來。願世之爲子孫者。對於祭祀。不可不誠也。

### 求子日食雞終遭火炙死

某君六安人居上海。家稱小康。中年無子。引以爲憂。一友授一方。謂日食一雞。體壯

可獲男。於是食雞數歲。終不得子。民國二年正月返里。值白狼陷城。燒其屋。以不得出。竟焚死。肢體焦爛。宛若炙雞。此同鄉某君所親見。因以告余。夫子嗣之有無。命也。乃殘忍殺生以求之子。未得。而身先受報。不亦顯見天道耶。至其慇懃食雞之友。當同受慘報。惜無人知之耳。

不殺生求病癒之靈效

廣東程君之岳母王老太太。嘉興人。茹素念佛。七十許。猶壯健。會其戚石君。服務嘉興中國銀行。三房共一獨子。已十九歲。忽得癆疾。諸醫束手。勢已莫救。後一醫謂可。先日食稚雞湯。三個月後。再來處方。家人以爲然。獨王老太太力阻。謂欲子病起。必須放生。以求天佑。奈何反日殺生。以促子命。吾當爲虔誦大悲咒。穀食調養。以外並。以所供清水。日與服之。當可痊也。其戚亦以爲然。未及半載。子病果癒。此不殺生求病癒。日見之靈效也。

逆婦毆姑之罪

王老太太。湖南人。其子服官於鄉。媳死。納一妾。極兇悍。往往捶楚其姑。姑惟暗泣。忍。



受。一日又遭毆打。乃仰天而呼。忽見一金甲神騎牆頭語之曰。今日之事。吾已錄於冊矣。汝可勿悲。乃一夕夢至一官府。見一吏捧冊呼名。階下婦女跪者數十人。其子之妾亦在內。驚而醒。不三月。妾忽死。按不論陰曹陽世。不孝之罪最重。此妾宜其死矣。現王老太太寓上海。茹素念佛。時往赫德路淨業社誦經。此其親口道也。

### 高某後身

湖北蘄春桂末辛大令言。昔在十七歲時。家居蘄春城。一日閒遊。見街旁一乞丐。約十六七歲。生卽無口。手送撕碎之油條於鼻孔內。徐吞嚙之。食畢入一寺。因尾隨之。見其仰視楹聯。點頭若會意者。因授以紙筆。乃大書爲高某人後身。桂君不知高爲何人也。亟詢於人。始知蘄春五十年前。實有一訟師高某也。按凡人過惡。多出無心。其爲害也尙小。若訟師心一粗忽。遇事偏執。則一生過惡必多。此高某卽其人歟。桂君現居杭州。一篤實君子。余與之熟識也。

### 不陰隲

子靜言其妻之胞叔祖章翁仲和。山東嶧縣人也。家貧。以代人作稟狀爲

生活。察人無心之過失。或情有可原者。必曲爲保全。不使深入法網。其後家道日昌。年八十九以福壽終。歿後。其子爲族人所誣陷。幾罹於法。亦卒賴某刑幕察其冤。免無罪。其子既脫難。乃復爲訟師。專以保全受冤誣者爲職。志遇不值興訟者。必勸之和解。年亦七十餘歿。家道益盛。此又章翁父子。矜全多人。自食其報也。

救人命卽是救己命

女友桐城姚韻蘭語余。當其年十二居蕪湖時。家中一女僕。一日忽跪哭於其母。夫人前。云其夫王得勝當兵。私識一民婦。爲婦本夫所知。婦懼服毒死。得勝痛悔。亦吃生雅片烟。爲同伴救活。事聞於營官。將斬之。求太太速代懇。本城錢大人向營官說情。其時韻蘭在旁。慨然曰。吾當爲汝一求。錢伯伯求之果允。王得勝於是得不斬。此三十八年前事也。韻蘭今年（民國十九年）春。居上海福煦路明德里。一夕忽夢立馬路旁一樹下。樹上有人呼曰。速去。樹將壓汝。仰視之。王得勝也。知其死已久。駭而奔。乃越三日。出明德里行數武。突一汽車迎面來。急避之。趨一樹下。忽憶王得勝語。復奔逃。而此汽車因避讓韻蘭。已將此巨樹撞倒。枝梢擊及韻蘭額。起一青瘤。余

尙撫摩之。笑慶其不爲樹壓死。嗚呼。三十八年後。尙來報恩。願世之有力救人者。勿惜一援手也。

### 悔改屠業子孫以昌

某大都商會會長某君。其先世某翁。於江甯城內開設屠肆。頗獲利。一日午夜。宰豬方畢。天色向曉。忽見湯洗之豬。盡現人形。駭懼失措。再視之。仍豬也。因念妖異。驟現。必爲敗亡之兆。其殺業所致乎。立上店門板。且盡檢屠殺之器。沉於大江中。自是改營他業。並一意行善。家道日興。至其孫某君。且爲商會會長。爲商界所推重。此真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某翁固未必成佛。然終免敗亡。且成善人子孫。亦因之昌盛。願世之業屠宰者。幸以某翁爲鑒。早止殺機。速行善事。終邀天地神佛福佑也。

### 鱧魚報恩

南京人喜食鱧魚麵。凡麵館必廣備鱧。以應顧客。城南臨河一館。生涯尤盛。有學徒某。雖日操刀殺鱧。見其性不易死。磔已成寸。猶蠕蠕動。爲之惻然。乃背店主日擇一最肥大者。暗投河中。積久不知所放。若干也。後滿師爲夥。益努力放鱧。一日爲店主

知歇其業。遽萌死念。行至下關。一躍入江。忽覺足下有物承之。得不沉。爲人救起。回視承足之物。乃羣鱔團結也。店主聞之。深悔所業殺生過甚。亟改營素菜館。復招用某徒。生涯益盛。此民國初年事。南京人多知之。孰謂微物不解報恩哉。

論肉蔬食之害益

凡百肉食。皆有巨害。因牲畜禽亦具七情之性。當其恐怖時。血液卽變爲灰色。忿怒時。卽變爲紫黑色。灰色之血。固於人有害。而紫黑之血。一滴尤能殺人。雖宰後血出盡。餘毒仍伏肉內也。其毒雖小。而日食其肉。終必中其毒害。至豬肉尤不可食。試舉一證。有歐洲最著名之醫生（忘其姓名）言。豬身之血液內多微生蟲。雖煎煮不死。凡日食其肉者。必體肥。蓋其微生蟲已遍包人身矣。然而人猶貪肥鮮。以未明其害耳。至於凡百蔬菜。皆含有鉄礦汁。及維他命。吾人食之。靡不滋補身體。類如菠菜。味澀。則鉄汁尤富。豆類則蛋白質最多。此貧窮人及專蔬食者。其飯量必大。其體質必強。反之。觀膏粱之家。見食而厭。體多孱弱。此明證也。美國人民。素來肉食肥膩。久厭。乃有柴爾資氏。獨搦一純素菜館。悉心研究。素食鮮美。其營業乃冠諸葷菜館之上。

近且於美國三十三大城市。開有一百十二處素食館。各館統計。每日食客。在十五萬人以上。每日收入。約達九萬元金洋。可謂盛矣。吾國業菜館者。曷不起而繼之。既於人衛生。且免宰殺。不造殺業之因果也。善哉。南京魏梅蓀太史之言曰。各地能多倡設一素食館。強如其地多一放生池。多一放生園也。世之有心人。其念之。

記衡山聶氏先德三事

(一) 聶樂山公之厚德 衡山聶氏。爲湘南望族。自前清雍正初。環溪先生卽舉進士。官陝西鎮安縣。嗣後均以科第顯。近自仲芳中丞。歷官蘇鄂皖浙四省。巡撫。辦理外交商約稅則。折衝尊俎。譽望冠一時。其子孫均知立品向學。克承先訓。蓋世澤之綿長。幾乎二百年矣。近聞其鄉人談及。始知其先人陰德之厚。培植之殷。宜乎克邀天佑。非偶然也。聶氏原籍江西清江。其遷衡始祖爲樂山封翁。封翁博學工文。顧不求仕進。一生專以好善濟人爲事。精醫理。善堪輿。其遷衡也。沿路看地。得蟹蟹形山。卽公身後所葬之地。因卽家焉。設小藥肆。就肆爲人診病。貧苦者卽施濟之。月之朔望日。輒至縣獄。爲囚治病。數十年如一日。後公之子環溪公。已登進士。衡山縣令。

汪君以公年高且子貴矣。勸公勿再往。公曰：我自樂爲之。并屬閹者勿使汪公知。俾免迎送之煩也。後環溪公以知縣告養歸。公年已將八十。某夜天寒大雪。有某家產婦難產。懇公往診。環溪公以公年高。天明後始告。詎公聞而盛怒。令環溪公長跪。祖宗堂前。謂產婦關繫兩命。何可慢視。旋卽自攜藥籠。力疾步往。產婦家親爲下藥。子母俱安。公欣然歸。時環溪公尙長跪未起也。公命之起。謂汝誠念吾年老深夜不宜犯霜雪。惟余平生以救人爲樂。設遲延誤人二命。余心甯乎。嗟乎。觀此數事。公之至仁盛德。洵所罕見。其子孫亦能體公之意。多以積善修德爲事。宜其培植愈厚。流澤孔長也。按公所著誠子書。初刻於陳榕門相國。後刻於經世文編。現今江浙官書局均有單行本。觀其書。慈祥之意。溢於言表。子孫必有餘慶。洵非幸致也。

(二) 聶亦峯觀察辦理巨案保全民命事。聶亦峯觀察以庶常散館後。分發廣東知縣。歷任石城新會等縣。復升高州府知府。所至之處。勤恤民隱。凡有疑難訟案。輒通夕不寐。危坐審訊。生平德政不可殫述。尤以辦理新甯余李兩姓械鬥案。及新會莫趙兩姓爭祖墳案。保全民命最多。茲將觀誓哲嗣所記余李兩姓械鬥案。附刊

於後。當時雖與上峯意旨不合。恬然引退。然其次子仲芳中丞。以滬道歷官蘇鄂皖浙。巡撫。歷充辦理工商約稅。則大臣當時談外交者。咸推中丞爲能手。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天道固不爽也。

附錄 聶伯元先生記先大夫亦峯公辦理新甯余李兩姓械鬥巨案稿

廣東新甯縣西村。有余李二姓。世代比鄰。余姓丁約萬餘。李姓丁約兩萬。余富李貧。余族舉貢生監甚夥。且有二三筮仕於外者。李族則祇安耕鑿文武兩庠。絕無一人。李姓出入必由余村經過。世有夙嫌。時因細故涉訟。李每敗訴。勢力不逮。故也。清同治八年己巳恩科。李族鴻鈞納監。中是科武魁。其族人以鴻鈞爲族爭光。大開祠門。盛設儀仗。龍燈鼓樂迎之。歸祠路經余村。余族聲稱貴人。骨必重。須一稱其觔兩。竟從肩輿內將鴻鈞拉出。用犬爲錘。以巨秤稱之。故加凌辱。笑聲震天。一哄而散。惟時李族人咸集祠內。正興高彩烈。忽聞此種舉動。咸謂前屢遭蹂躪。皆所不計。今吾族初得一榜。彼卽忌視侮辱。至此何可忍也。遂相械鬥。余姓死者七百餘。李姓死者千二百。屍橫河岸十餘里。兩未收埋。腥

血污穢。河水皆臭。李族積恨無伸。徒逞血氣之勇。匪特恥未復。死亡反倍於余。余亦自知理屈。肇此巨禍。乃集鉅金三十萬。至省運動。由在省開設古玩店之柯某。轉託制軍之門政褚某。上下運動。以李鴻鈞謀亂爲詞。制軍卽委亦峯公。督同水師統領黃龍韜。率數營前往勦洗。抵新寧甫三日。制軍復加委中衡協。尙昌懋爲勦洗幫辦。尙固水師黃統領之師也。奉令到新包圍李村。時值酷暑。積屍臭穢撲鼻。所帶兵丁。俱形刻不能安之狀。尙君屢以開始轟擊爲言。公則深憂苦思。至廢寢食。并虔禱於神。誓無枉屈。然上命難違。祇得從容言於尙君。述任新會時。風聞余李積怨。一旦爆發。決非謀亂。請勿造次。尙亦怦然心動。聽公主持公復商之於尙。委陳千總帶領十人。持制軍大令。曉諭各營兵勇。不准擅入李村。併諭李鴻鈞速自投案辯訴。李因誅族巨案。不敢投到。公百思無策。遣門生新會人何逢春前往李村爲質。以明欲爲平反。決不誣害之誠意。李遂到案。至是曲直已明。公乃詳稟制軍。述李之冤。及余姓肇禍始末。呈屢上。制軍皆駁斥。公詳至五次。堅持不移。制軍始批准如詳辦理。公乃傳集兩族人。依據



事實。判決余姓禍首。監錮數年。且令余姓給李姓死者葬費銀五百兩。再由余姓另闢一途。以資李姓永遠出入。免釀後禍。而息爭端。案既結。公亦引退。故今粵東新甯李氏祠。猶祀聶恩公之牌位云。丁卯歲。有粵人李君。遇於長沙廣東會館。談及前事。聲淚俱下。謂安得今日再見此等恤民如傷之賢宰官乎。此案予自幼隨侍左右。詳知始末。恐久而湮沒。因筆述之如右。使子孫後輩。知先代存心積德如是。我輩所以幸食其報也。其他平反巨案甚多。無待余之贅述也。

(二) 聶仲芳中丞定保護東南之約。前清庚子之役。政府迷信拳匪。致成巨變。幸劉張二督。定保護東南之約。使沿江各省。數萬萬生靈無傷。并免虛驚。其功偉矣。其澤溥矣。然以余所聞。與世所傳。頗有出入。按彼時政府固均以拳匪爲可恃。疆臣中如某某。附和尤力。其他如浙魯蘇三撫。則依違兩可。而陰實贊成拳匪者。其餘督撫。則大半無定見。觀望風色而已。時聶中丞甫以蘇藩司護理蘇撫。奉電旨及廷寄。後卽認此事關係太巨。必須另商從權辦法。密電劉忠誠及袁項城。忠誠及項城覆電極爲贊許。惟南皮覆電。雖亦贊成。然其詞意頗不欲顯違朝旨。中丞於是立電忠

誠請其決定與各國領事定東南互保之約。又電盛杏蓀宮保。赫德總稅務司。述東南各督撫之善意。決不致輕開戰端。請其轉致各國公使。又於英領事哲美生赴京之便。亦託其轉達諸公使。并促成和議。當時各電稿尙藏中丞家中。其料事之明。決可以概見此事。劉張雖爲首功。實則內幕中主持最早。籌畫最力者。厥惟中丞。然中丞亦從不矜述。至其功在國家。且保民命。宜乎其子孫之方興未艾也。

附自記免於火難一則

余生平無心之惡。不敢說無。但久發願向善。惟苦無財力濟人。因錄此冊。擬懇慈善家代印送人。此冊寫完時。當民國十九年夏歷五月二十五日。是夕眠至夜二時。忽爲人用力推醒。駭極狂號。擁被不敢動。一睜目。則見電燈大明。木牀架所垂之開關花線。已焚燃出碧火頭半寸許。勢將焚及夏布帳。斯時乃知爲電流走火。急起將電燈總火門關閉。始免肇事。尤所險者。三日前。余以所臥木牀及棕綳臭蟲潛伏。飽澆火油。萬一蚊帳一燃。木牀大火爆發。倉皇中。何能逃。出奔下彎轉曲折之樓梯。惟有葬身火窟而已。且最可異者。當余被推醒時。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滿室鬼氣陰森。髣髴帳外陰靈猶立。余受驚成疾。數日不能眠食。余家僅余及一兒一嫗。當時此二人皆余呼之始從夢中驚醒。然則推余者鬼神耶。父母先靈耶。余不得知矣。自免此難。心益兢兢謹書數條自戒。兼以奉勉世人。

不但無惡行。爲兼洗滌惡心意。

遇事儘力行方便。

戒貪口腹。永不殺生。

惜字惜食。惜衣惜物。以報天地恩德。

逢人勸善。尤勸人孝悌。

節嗇衣食。量力賑災。

不記仇怨。受恩必報。

凡事隨緣守命。

每日臨睡前省察心身。過惡急思痛改。

增錄

江太夫人生西

江味農居士。其先代本吾皖旌德縣人。以明末遷江甯。遂爲甯人。居士篤信佛法。文學亦優。昨遇譚。悉其太夫人一生奉佛。誦經極虔。年逾六十。雙耳復聰。八十四歲。無疾坐宣佛號而歿。當歿之前數日。謂家人曰。有人送禮物來。可開門。及門開。無人。而已。果有送禮物者。至。又曰。吾日內將去。居士乃延戚友二人。助宣佛號。太夫人言笑自若。試爲趺坐。合掌閉目。以示居士。曰。吾去時當如此。狀態亦佳否。居士恭謹答曰。良佳。又謂戚友曰。天酷暑。二君可暫出休沐。吾今日不去。明日午當行也。屆時趺坐。右手一揮扇。笑容彌樂。家人撫之。已生西矣。

馬錫仁成神

馬錫仁。字韞韶。浙江海甯縣桐木村人。前清時。曾入其戚安徽巡撫沈秉成幕。繼任上海滬甯路文書股副科長。有二十年之久。爲人孝悌忠信。尤信佛。年五十三。始得一子。或其命中本無子。以善行。晚年天賜之乎。民國十九年庚午陰歷八月初旬內。

忽夢上帝降黃紙之諭。大意謂關帝部下四神皆出缺。命馬錫仁補其一。着於八月十九日到任。正俯伏聽旨。似跪一大廟香案下。座上卽關帝。因泣涕陳情。謂子幼。願稍緩數年。應命。關帝謂帝命難違。應卽赴任。方悲愴間。夢忽醒。猶有餘哀。次日語其嫡堂弟臚。初皆以爲偶爾夢幻也。乃初九日。忽得微疾。十一日之夕。竟似無疾而終。年五十有五。子僅三齡。余始聞馬君成神之說。未敢遽信。託一族人介紹。訪於臚。初以上皆伊親口道其亡兄之事的。確無訛。臚初工書法。在上海仁記路。阜豐麵粉公司任職。有年。亦一篤實君子也。

小牛跪地長號 錄民國十九年十月廿四號新聞報

上海西門外唐家灣金興發牛行。於日前下午一時。派夥三人。牽牛十三頭。販至虹口宰牛廠屠宰。經平濟路維爾蒙路轉入華格臬路時。其中有一小牛。忽大鳴不已。停步不行。旋又奔入第一百二十三號門牌吳泰興煤炭店內。跪地不起。嘶聲長號。且淚下如雨。行人多駐足而觀。未幾愈聚愈衆。往來汽車。竟因之不能通行。觀衆中有該路一百零八號松柏園藥店主人四川人廖松柏。見該小牛穀竦之狀。惻隱

之心油然而生。願出資將該牛買下放生。三夥不能決。同行請命於主人。行主亦憫牛之情。並欲全廖之義。慨然以十八元廉價成交。該牛猶長跪不起。經觀者向之謂。汝已被人買下放生。何不起立。語已。該牛收淚而起。旋由人將該牛送至徐家匯路四川會館放生云。

唐書楊國忠。以善擣菹得入供奉。嘗後出。專主擣菹。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由是柄用。此殆仕宦以賭博爲捷徑之權輿。某軍閥極盛時。伺候奔走者。無不以賭博階進。一時有非其地不輸。非其時不輸之說。有某縣令。嘗覬覦一道尹缺。乃夤緣與軍閥博輸。至二萬餘金。同列皆賀。令亦自謂可操左券。不意軍閥忽以疾廢。而巨金遂擲虛牝矣。區區縣令。而一擲巨萬。貪黷從可想見。吮小民之膏血。供暮夜之苞苴。設竟以此擢官。其搜括必更甚。其食報亦必更奇。似此輕輕虛擲。以了悖入悖出之局。正鄙諺之所謂善退財也。雖然。一文將不去。惟有業隨身。佛氏之言。又豈欺人。（儻游浪語摘錄）